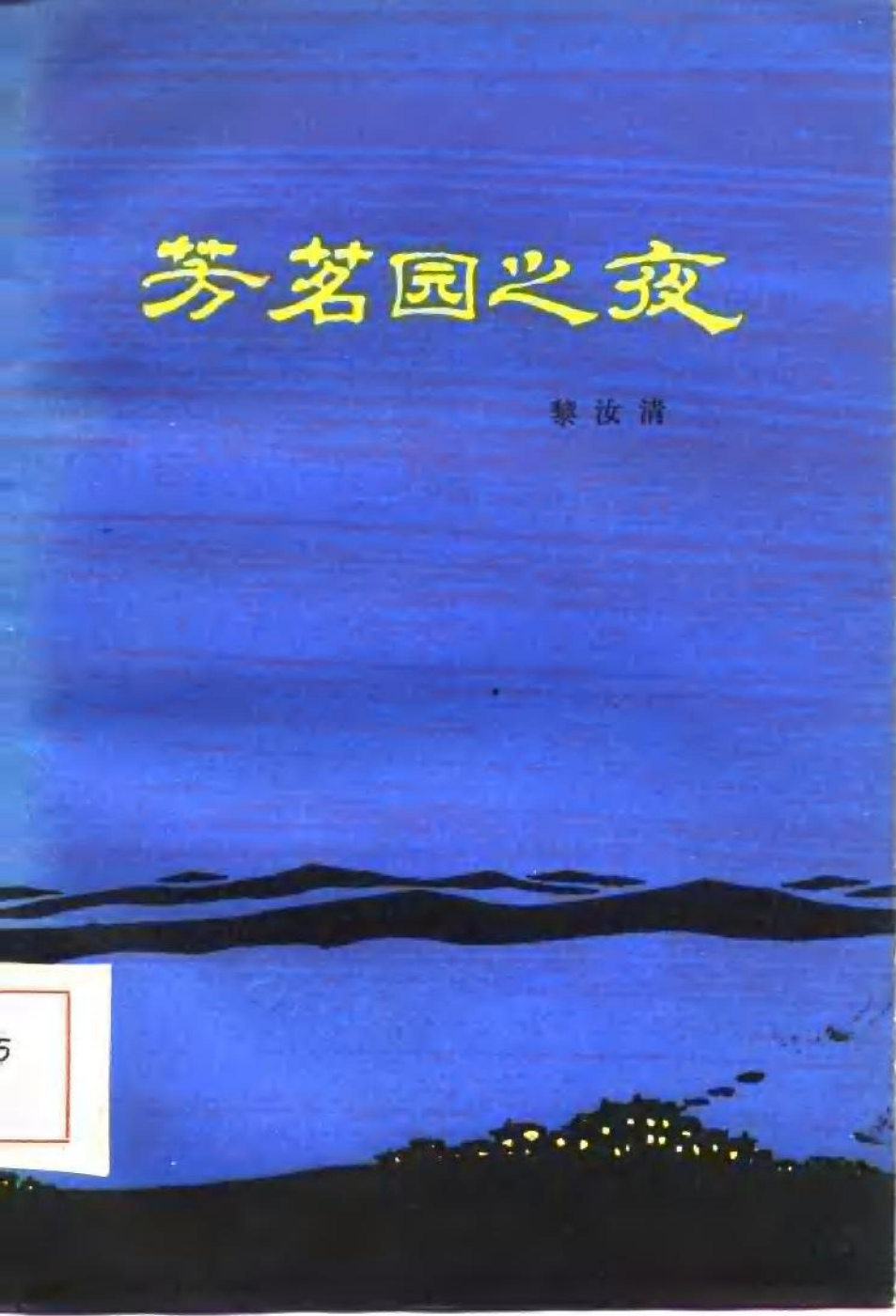


芳茗園之夜

黎汝清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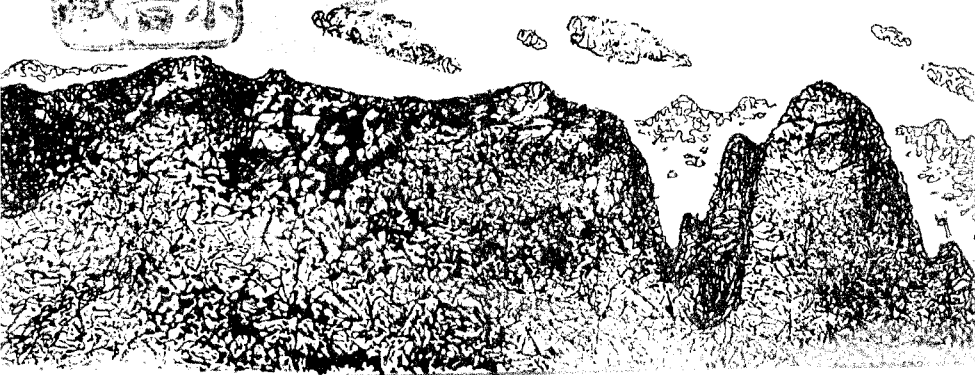
I247.5
1334

芳茗園之夜

黎長清

1988/13

094910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以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笔触，描绘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突围者们悲壮的一页。展示了机要秘书林艾枫、女军医江薇等人的高尚情操和战斗风貌；细腻地刻画了商会会长之女罗丽君以及她的姨妈白雪芹为了掩护革命者，所经历的极为复杂的思想演变过程，以及他们之间的无私友谊及爱情；在艰险、曲折、多变的充满传奇色彩的遭遇与斗争中，接受了危难与死亡的考验。

作品委婉酣畅，手法新颖别致，富有生活情趣和人生哲理

芳 茗 园 之 夜

黎 汝 清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2 字数 210,000

1984 年 12 月第 1 版 198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4,500 册

书号：10100·785 定价：1.10 元

责任编辑 周 行

卷 首 语

在中国革命史上，皖南事变，是惨痛的一页、可歌可泣的一页，也是每个革命者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不可忘记的一页。在九千人的悲壮历程中，包含着多少人生的血泪与悲欢？它使多少人的命运发生了急剧而奇特的巨变？可是，“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反共“英雄”们得逞了吗？没有。他们谋杀的枪声震醒了民众，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摘自一个突围者的手记

目 录

第一卷 血沃中原

- 第一章：** 在接近死亡之际，他想到最不愉快的一幕。他和江薇的裂痕越来越深。在山洞中，出现了人生罕见的巧合。……………(1)
- 第二章：** 世上事物，绝不能用直线衡量。他们虽非三角恋爱，却更曲折复杂，作战参谋找到了寻死之法，犹如找到了克敌致胜的妙策。爱情上也有无私和壮举。……………(28)
- 第三章：** 买西药——茶话会——古塔镇——银茶壶——罗玉川——芳茗园，……构成一系列新的机缘，既不能说福星高照，也不能说大祸临头。……………(45)
- 第四章：** 诞辰喜宴，命运多舛，是鸿福当头还是恶运照命？只能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62)
- 第五章：** 不速之客，犹如天外殒石打落在平静的湖面，当然会波涌浪溅。一个新因素的加入，改变了生活的全部格局。……………(77)

- 第六章：**这是一场眼花缭乱的巨变。两位妇女采取了可以酿成塌天大祸的冒险行动，也可算作超人的勇敢。……………(95)

第二卷 艰难岁月

- 第七章：**世上确有一种容易互相理解互相接近的心灵，一见如故、一见钟情之说并不虚妄。过去的回忆虽长，却绝不多余——它启开了一个人的心扉，揭示了为人处事的许多道理。……………(127)
- 第八章：**继续往事的回忆：因为特殊的机缘，营救计划得以实现。他们在困危中，竟然热烈地探讨人生的不幸、有幸、大幸和价值。……(146)
- 第九章：**秘密虽已败露，却也并非绝望，危险的炸弹总要搬到室外方能引爆，才不至于弹毁人伤。……………(174)
- 第十章：**谋杀的枪声响了，但阴谋只得逞了一半。雪姨之死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它擦亮了多少人的眼睛？……………(192)
- 第十一章：**痛苦的婚礼，结合便是决裂，复杂的感情，难以预料的前景，人生的道路无法重走，不能退回去再来。她终于接到了盼

望已久的信。……………(210)

第十二章：五里塘小酒店里勇敢而又莽撞的行为，既有得也有失。他重新安葬了雪姨。返回原地，已是时过境迁。审查者有道理，被审查者也有道理。……………(233)

第三卷 枫叶丹丹

第十三章：月香溪新来的小学教师。他组织了一个游击小组。宋秋野带来了一项特殊任务，还有一封江薇的信。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往往是连在一起的。……………(249)

第十四章：游击小组在江华浴室搞到一支手枪，没有引起任何震动，仅使浴室增加了一条规定。两次小小的袭击。芳茗园发生了地震。难言祸福，难辨悲喜。……………(270)

第十五章：罗丽君下落不明。县委遭到严重破坏。宋秋野不知去向。袭击失败，再次逃亡。终于相逢。……………(288)

第十六章：没有花烛的新婚之夜。峭岩村毕竟不是世外桃源，他们的命运，仍然吉凶难料。……………(307)

第十七章：他到峭岩村后，有一双恶毒的眼睛始终

注视着他。沉浸在幸福中的人总是麻痹的。千篇一律的搜捕。他眼前的阳光，好象被击碎了似的飞溅成点点火星。……(318)

第十八章：鹤翔老人手里的终笄，宋秋野对战友的凭吊。峭岩村即使不能载入史册，也会活在传说与山歌民谣中。……(324)

第十九章：尾声。她进了上饶集中营，见到了卓新，也见到了袁超人。悲惨的一幕。接到沈洁传递的纸条，觉得幸运与幸福。……(329)

后 记(342)

第一章：

在接近死亡之际，他想到最不愉快的一幕。他和江薇的裂痕越来越深。在山洞中，出现了人生罕见的巧合。

林 艾 枫：

我冻僵了。我想：最多还能再活三小时。现在，大约十点钟，明天的晨曦将不再为我所有。永别了，祖国的多灾多难然而雄伟壮丽的山河。无尽地悲哀象黑色的海水，潮涌而来，和无边的暗夜，一齐压在心头，悲哀和暗夜也有重量吗？有。犹如灰色的山岩。

屈指算来，今天应该是元月二十号，农历腊月二十三，正是灶王爷升天之日，山民们也许仍象往年祭灶那样，用麦芽糖

瓜供在灶君面前，让他老人家——一家之主，把嘴吃得甜一些，向玉皇大帝禀报时，多言好事，多带吉祥回来。

自从石井坑突围出来，七昼夜的野人式的生活，把我折磨得精疲力尽。我觉得这一周，比在湘赣边界打游击时的三年艰苦岁月还要漫长，叫人难以忍受。

我是经过游击战争磨炼的年轻人，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现在，我却失去了自信。大自然的威力比凶恶的敌人更难抗衡，在这三九严寒季节，淫淫冷雨比鹅毛大雪更具有砭肌透骨的浸彻力。

我缩成一团，双肘抱膝，额头紧抵在两个膝盖中间，后背紧紧地贴着一棵老橡树，但那粗硬的水淋淋的树皮却不能给我一丝一毫温暖。我的血管里循环的已经不是热血，而是即将凝结的冰水。我全身象痉挛似地发抖，正象树枝上一片残存的枯叶，在风吼雨啸中就要飘零。

夜风越吹越劲，不断地发起阵阵强烈的攻势，所有山林都震响着它的怒吼声，悲凉、凄厉、阴惨，正象古典小说中所描写的充满恐怖气氛的那种“鬼哭狼嚎”，我深深地尝到了孤独的饥寒交迫的滋味。

我背靠的这棵老橡树，仿佛怀有与我同生死共患难的感情，在风雨中奋力抗争，那苍老的枝干，象抡枪挥剑的臂膀，发出拚搏时的卡卡声。

我被冰海淹没了，肢体已经麻木，血液已在凝固，青春的活力渐渐遗弃了我。生命的火苗，就象无油的灯芯的微火，就要被这无情的风雨吹熄了。

我还有力量翻山越岭逃避敌人的搜捕吗？不可能了。支撑我继续向前迈步的决心和毅力，已经消耗尽了，死的念头，不断地出现在脑际，啊！死就死吧！可是，这种死法，我不甘心，作为一个战士，近似屈辱。

在这七天中，我吃的东西是：一块手掌大的锅粑，一块拳头大的红薯，还有一块拳头大的马肉。啊！我实在不愿再想那块马肉，那是我们军部秘书处的驮马呀！这匹灰色的马，对我来说，不啻是一个亲密的战友，在突围前夕，我们把它杀了。至今想起来，我还看到它那哀伤的含泪的眼睛，我还能听到它临死前的凄惨的吼声，这眼睛，这吼声，都在责问我“为什么忘恩负义”！我还能看到它的全身的抽搐和痉挛。当时，我虽然饥饿，它那略带酸味的无盐的肉，却难以下咽。但是，理智告诉我，为了突围，必须吃！

我终于吞下去了，可是，我觉得那为我们机要科驮运收发报机的四只马蹄，踢翻了我的肠胃、踏碎了我的心肝，我“哇”的一声，全部呕吐在长满茅草的石缝里。

体力的消耗固然可怕，更使人难忍的是精神的打击，最要好的几个战友，相继倒在突破口上的血泊里，更甚的是，留驻皖南的新四军遭到了全军覆没性的损失，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在突围后的第四天，在一个叫竹林坑的山凹里，我遇到了军部特务团一营副营长陈叶棠和一支队的青年干事郑云初。后来，又遇上了战地服务团的两个女同志——沈洁和卓新。我们一行五人，在山谷的杂树丛里躲了一天一夜。

我们的相见是动人的。不管是男是女，都死死地拥抱，犹如久别的亲人相逢，这种骨肉深情，真是感人至深，我们的脸上都挂满泪水。这种既伤心又幸福、既悲惨又兴奋的局面，也许一生只能体验到一次。

在八天的苦战和四天的突围中，我们都变老、变瘦、变黑了。战争，带给人们的东西是严酷的，也是丰富难忘的，它给予一切又剥夺一切。人生的花环，是由幸福的花朵和苦难的荆棘编结而成的。

在平时，我们总爱发些牢骚，对某件事情，对某次战斗，总是众说纷纭，说长道短，评头论足，甚至跳脚骂娘，犯些自由主义，既有赞扬，也有不满。私下里，对领导，也会议论一番。似乎人人都消息灵通，都有先见之明。可是，面对这次悲剧性的惨痛事件，大家都在沉默。也许大家仍处在恶梦似的境地，尚没有时间和心绪来咀嚼回味。的确，这次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的罗网撒得是太大了；谋杀者的罪恶血手伸得也太长了，我们虽然已经脱离了泾县县境，却仍然在敌人的包围圈内。

大家都在沉默，只有卓新例外，她总是在哀哀哭泣。她，是一个大家闺秀，上海一家大布商的女儿。在一九三八年，她还在培英中学读高中，几个要好的同学，串连起来要去延安，作为叛逆者逃出了家庭。但她们没有凑足远行的盘费，便来到了皖南。

这个秀外慧中的玲珑剔透的姑娘，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她是战地服务团的有名的歌手，小提琴也拉得很棒。她的演奏有着独特的风格，象淙淙流淌的山泉清沏明快，音色优美，

感情真挚，把人带进“曲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恰如她那纯净而又丰富的心灵。

在和当时称为友军的国民党东北军一〇八师联欢会上，她唱《流亡三部曲》，三千人的会场，扬起一片唏嘘声。她那哀婉、悲愤、苍凉的对日寇的血泪控诉，叩击着每个人的胸脯，冲激着天边的流云；在那高高扬起的同仇敌忾的拳头上，在那“抗战到底”的吼声里，渗透着她那歌声的旋律和力量。

一向沉默寡言、慎静严肃的叶军长，也忍不住走到她身边，爱抚地感慨地说：“你唱的真好，哀军必胜，从你的歌声里，我看到了冲向敌阵的千军万马！”她的脸胀得通红，低垂下头去，她听到军长郑重地许诺：“抗战胜利后，我送你进音乐学院。”

她是《渔光曲》作者任光的得意门生。

在十二日那天中午，那位伟大的作曲家腰部中弹倒在石井坑北口的时候，卓新伤痛欲绝地叫了一声“老师”，就昏倒在他的身边。……

沈洁，她是演剧时小男孩的扮演者，勇敢地担负起保护卓新的重任，在艰险的突围路上，她们始终结伴同行。

这些纤弱娇媚、热情奔放而又才华横溢的女孩子，那是部队的宝贝、首长的宠儿，犹如父母掌上明珠，连缺点都受到容忍甚至怂恿。

我们这些尚不具备谈恋爱资格，但心田里的爱情萌芽已经破土而出的干事、参谋、秘书们，总喜欢找机会跟她们接近：逗趣、搭讪、互相取笑。揶揄地称她们“布尔乔亚”小姐，以风

她们是革命摇篮里的娇惯宝宝，问她们，在请求参战的决心书上，有没有写上一条：“保证不抹眼泪、不叫娘！”

然而，战争，对她们一视同仁，犹如深秋严霜，对苍松对嫩草同样无动于衷。突围后的第二天，卓新又受到一次强烈的刺激：

那是一个浓云低垂的黄昏，她和沈洁躲在一个无名山坡的荒草丛中。她们看见，有一个班的战士，在大约有一连敌人的追击下，且战且撤。

忽然，她们看见一个战士停步不动，似乎跟其他人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而后转身迎着敌人走去。战友中有人向他打了一枪，显然以为他要投降。似乎他被自己人打中了，猛可里倒卧在荒草丛中。

敌人蜂涌而上，一颗手榴弹从草丛中飞出，在敌群中爆炸了。那伙追击者顿时扑倒在山坡上，向前面茅草丛开枪。也许那个投弹者已经死了，没有任何回击。

一个手持短枪的家伙，大概是个排长吧，站了起来，向着山林高喊起口号来：“新四军弟兄们！缴枪吧！投降吧！我们优待你们！我们是奉中央的命令……”

“叭！”一颗子弹击碎了他那诡诈的脑壳。那个伏击者——差一点被自己人误杀的勇士，正象大多数突围战士一样，枪里只有一发子弹了，他把枪摔碎之后，双手握住带有半截枪身的刺刀，示威似地挺立在敌人面前，剖腹自杀了！

这是怵目惊心的一瞬，卓新受不了这种刺激，失去了理智的控制，尖叫一声，从草丛中蹦了起来。沈洁也不知哪里

来的一股神力，拖着地向那个班撤退的方向奔跑。敌军也为这悲壮的一幕所震慑（也许还有感动），竟然好久没有开枪，后来，虽说也响了几阵枪声，却没有打中她们。

卓新，这位年轻的艺术家的心灵，经不住这种强烈的震撼。她有些歇斯里的，或者是神经失常。她的脸色惨白，两眼显得更大了。她那悲凄的容颜，有着一种令人爱怜的魅力。她望着我，好象在轻声地发问：“林秘书，你是搞机要的，你一定掌握着很多秘密，这次事变，这样的惨局，倒底是怎么造成的呢？当我离开上海来到云岭——这秀丽的山村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有这样的遭遇……”

我避开了她那凄切的目光，但我沉痛的心情却无法掩饰。我非常迷茫，以我所处的地位——军部的一个机要秘书，要找到这次悲剧的原因，那是困难的。固然，我们应该用几千人的血肉，向全世界控诉反共专家们对抗战巨人的谋杀，可是，我们自身的失误在哪里？我知道这是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形成了一连串的错误而造成的。如果处在平时，我将和陈副营长探讨，可是，此时，我们都心冷意沉，不可能冷静地想点什么，陈副营长每想到他那血染东流山的几百名生龙活虎的战士，就懊恼得失去自制，用驳壳枪上的皮带，抽打着膝盖。“他奶奶的！身子都掉在井里了，留下两只耳朵有什么用？和他娘的拚了算啦！”然后又回转身问我：“你说，即使咱们突了出去，还有什么颜面见江东父老？”

“对这次惨败，”我激动地说，“战斗者是没有责任的！”

深夜，我们离开了竹林坑，黑咕龙冬瞎走，也不知是朝

着敌人接近,还是背着敌人远去。直到第二天凌晨,才碰上了一个樵夫,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对我们既热情又诚恳。他告诫我们不要走近山村,也不要通过隘路口。他说,处处都布满了国民党的清剿部队、保安队和清乡队,还有大量的便衣特工人员。象我们这样身穿军装的人,绝没有脱出重围的可能。

他并不叫我们失望,殷勤地指给我们一块树林比较茂密的凹地,叮嘱我们不要移动,等候他回村给我们搞吃的,并尽可能给我们搞几身便衣来。我们感谢不尽,陈叶棠竟把突围前分发的十五块银元全给了他,沈洁也献出了她的一枚金戒指。

我们都满怀希望地等待,结果,这个敌人预伏的暗探,竟带来了二十多名保安队员,结果是一场狂烈的围捕。我和郑云初冲了出来,两个女同志被俘,陈副营长顽强地抵抗,而后下落不明。在敌人追击下,我和郑云初也失散了。

国民党当局,要消灭皖南新四军蓄谋已久,它不但使用了三年游击战争中“清剿”红军游击队的伎俩,而且还学会了日寇在华北扫荡八路军游击队的诡计,为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布下了一张名副其实的严密的罗网。

敌人把他们的特工人员,化装成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向各山村寻求粮食、便衣和宿处,当群众予以热情接待后,全家便立即被捕;同时,特工队又化装成农民、樵夫、猎人和烧炭者,把突围出来的小股新四军引进预伏的包围圈中。这两手非常毒辣,把新四军和群众都搞得真假难分,互相猜忌而不敢接近,给突围者造成极大的困难。许多没有游击战争经验的指

战员和群众，落入魔掌。……

风雨在悲凄地啸叫，往日的的生活片断：快乐的，悲伤的，有趣的，乏味的，象彩色的不相连接的云朵，从我脑幕上漂浮过去。

我毫不怀疑自己是个年轻有为的革命志士，也深信自己意志力的刚毅。但是，此时，我对着茫茫长夜、凄凄风雨，忽然泪如涌泉，这种绝望情绪的泛滥，连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死神，象个偷食的黑猫，怯怯地贪婪地向我逼近、逼近。

就在这即将与世长辞的时候，石井坑突围的悲壮的一幕揭过去了。眼前出现了医务室军医江薇的面容。在这生命的弥留之际，为什么独独想到她呢？我还记得在突围之前的那个黄昏，她身挎红十字药包，在面前晃了一眼，她脚步似乎停了一下，向我投射了一瞥奇异的目光，好象有什么话要向我说，也许希望我向她奔跑过去，说几句关切、互慰、相勉的话，说几句临别赠言吧？但我故意把脸绷紧，特意表示出对她怀有某种恨意；她没有等待到期望的东西，恼恨地扭头走了，向一副抬有伤病员的担架奔跑而去。

我立即感到万分窘愧，痛斥自己做得过火，不近人情，这种无礼的表现违背了我的本意。过去，多年的友谊，难道还抵不上一场误会？难道还有什么不能原谅？不！也许不是误会，也许我不应原谅。一股嫉忌之情，又潮涌似地泛滥起来，哼！这大概就叫“爱之愈深，责之愈严”吧？